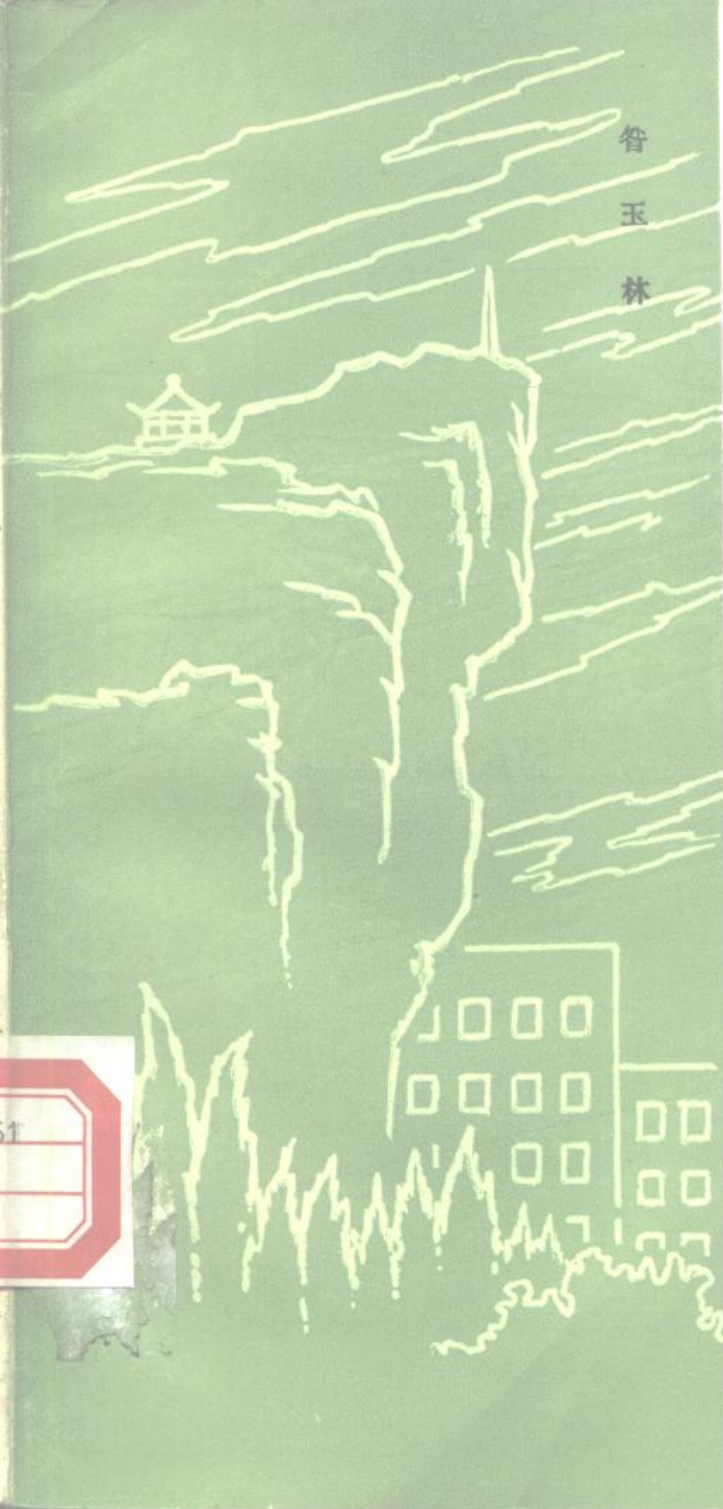


烏魯木齊史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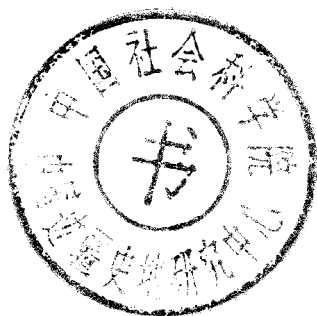
胥
玉
林



K2945

乌鲁木齐史话

咎 玉 林



1254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史话

管玉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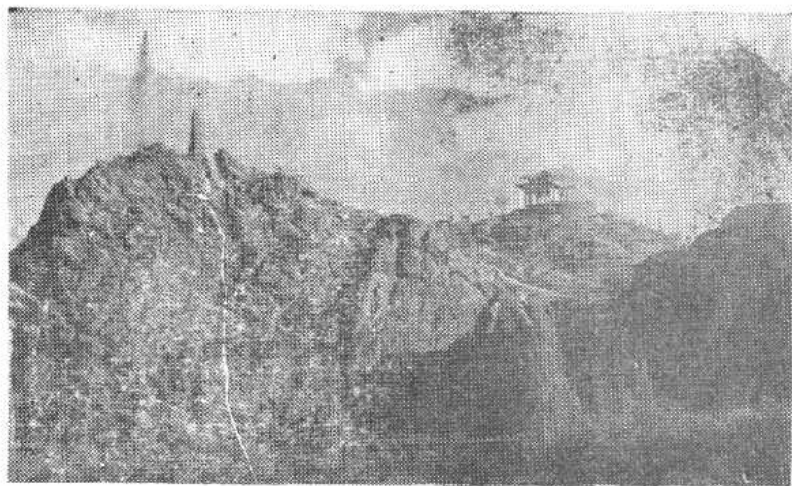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2插页80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4年7月 第2次印刷

印数: 6,701—16,700

统一书号: 11098·40. 定价: 0.4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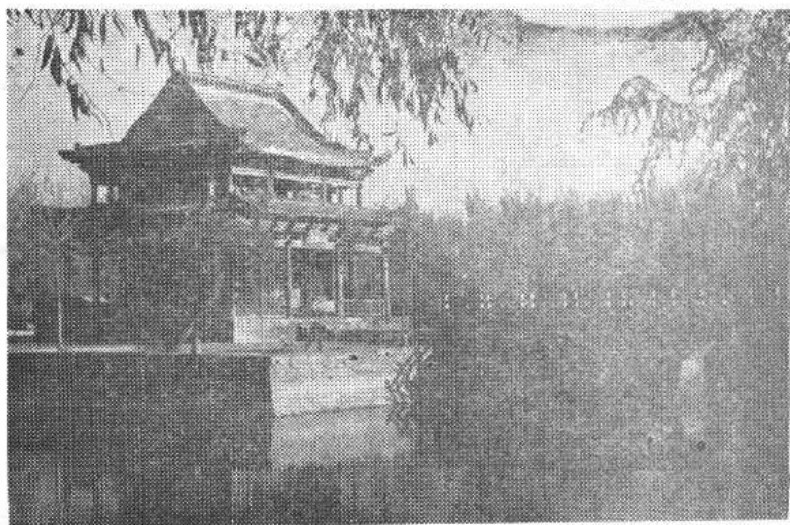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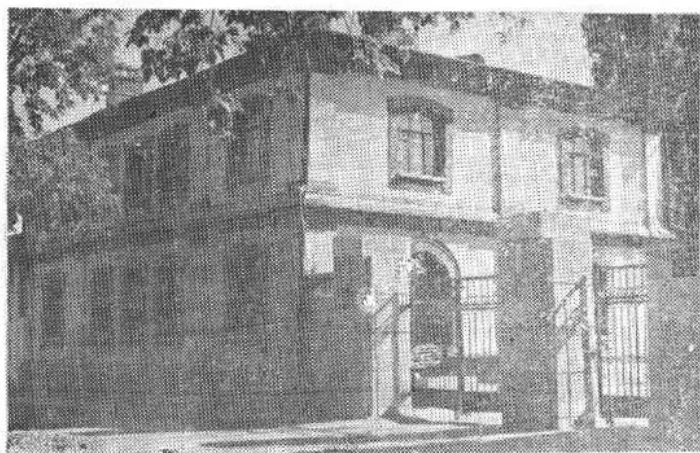
↑ 红 山

曾卫国摄

↓ 人民公园鉴湖

曾卫国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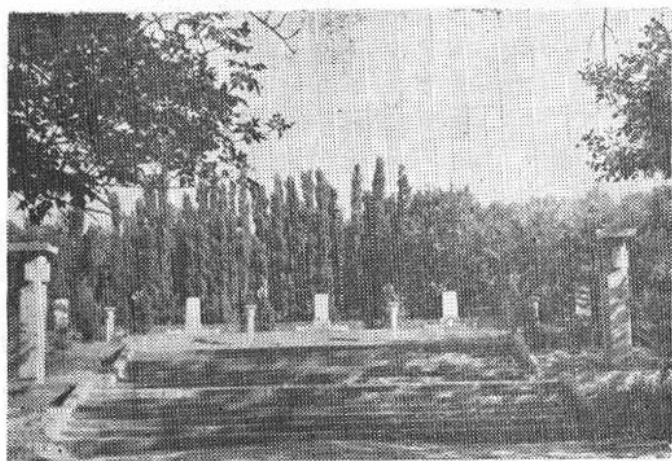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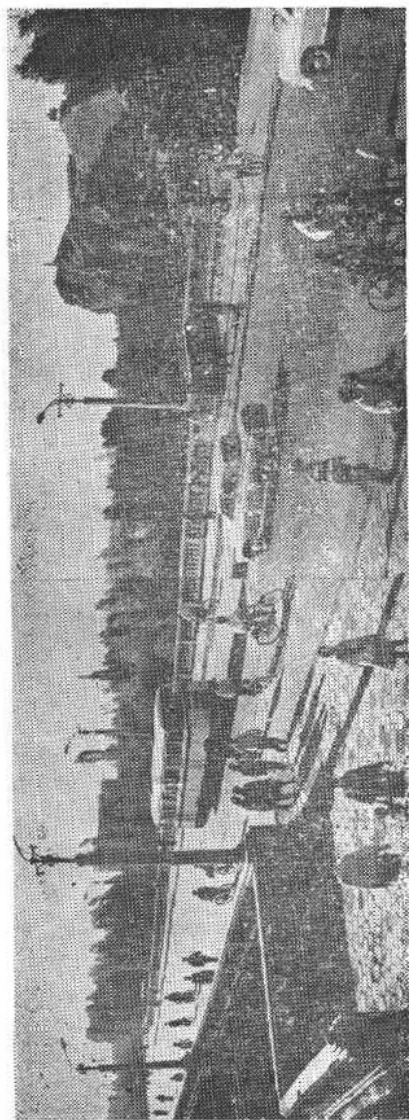
↑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供稿

↓ 燕儿窝革命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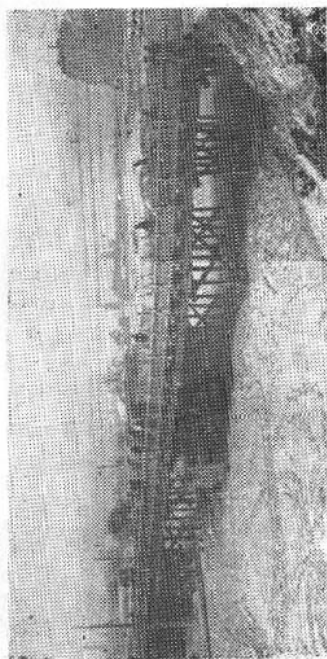
徐文学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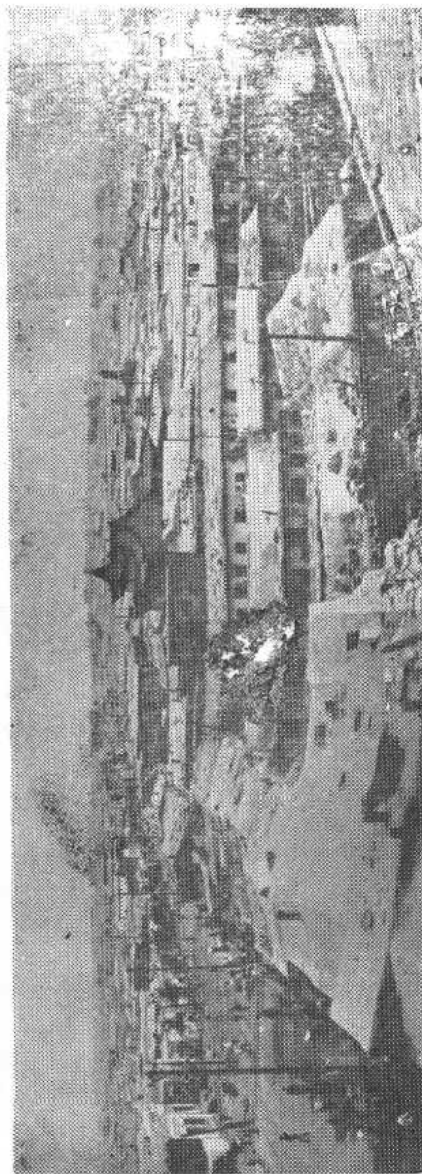
↑ 西大桥新貌

张昆元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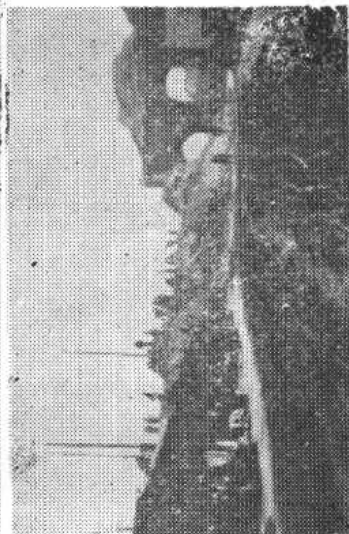


解放初期西大桥→

宋士敬摄



↑ 解放初期南关一带街道
新疆画报供稿



◀ 解放初期乌鲁木齐北门外
新疆画报供稿

序 言

“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极繁华”，这是清朝文人纪晓岚记述乌鲁木齐风貌的两句诗。诗人虽然对祖国边陲怀着深厚的感情，把乌鲁木齐描绘得如锦似画，然而那时候，市区城垣刚刚建成一年，城市建设处于开创阶段。从那时到现在，时隔二百多年，在此期间，乌鲁木齐虽经沧桑多变，但是各族劳动人民，却为这座新兴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

近年来，许多同志关心地方文史，替玉林同志为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所撰写的《乌鲁木齐史话》广播稿，经连续播出后，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青年同志尤感兴趣，纷纷要求出版单行本。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作者将广播稿充实改写，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乌鲁木齐史话》的问世，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替玉林同志世居乌鲁木齐，对地方文史研究具有一定造诣。《乌鲁木齐史话》虽经反复修改，但因内容庞杂，谬误之处仍属难免，尚希各方指正。

为进一步调动作者、读者的积极性，把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做得更好，特为此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10.

目 录

绚丽多姿的自然风貌	1
盛开民族团结之花的原野	4
草原城市的沿革	7
红山春秋	11
纪晓岚与“阅微草堂”	14
从秀野亭说到明园	17
妖魔山的秘密	20
巩宁城的兴没	23
“一炮成功”的来历	27
鉴湖今昔	31
“说园”漫笔	34
肇阜门和三屯碑	37
人民广场札记	40
西大桥上的红星	43
天山脚下的达坂城	47
城市工业的萌芽	50
从水磨沟到纺织城	53
农事沧桑	56

“赶大营”与“八大家”	60
从驼铃开始	63
“洋行”内幕	66
从印书院到红色电波	69
从博格达书院说起	74
医药史上的佳话	77
边城艺苑	81
辛亥风暴	85
镇边楼上的独夫	89
“世外桃源”的幻灭	95
“四·一二”政变以后	98
东北义勇军轶事	103
新兵营的歌声	108
清明时节燕儿窝	111
革命火花照边城	114
震撼天山的春雷	118
再版后记	

绮丽多姿的自然风貌

绮丽多姿，风光妖烧的乌鲁木齐，地处天山北麓，位于东经八十七度二十八分，北纬四十三度五十四分，是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绿洲。乌鲁木齐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富饶的天然牧场，所以古代牧民亲切地称乌鲁木齐为优美的牧场。

乌鲁木齐气候温和，她不象吐鲁番盆地那样酷热，也不象阿尔泰山区那样严寒，年平均日照积数为两千六百八十小时，是全年总时数的百分之六十七，有时达到百分之七十。全年无霜期平均为一百七十五天，有时达二百天以上。季节变化独具特点，春秋两季较短，冬夏两季较长，每年从四月初到五月底，是东风和煦的春天，一般气温在摄氏十至二十度之间；从五月底至九月初，是盛夏季节，平均气温在摄氏三十度左右；从九月初到十月下旬，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气温由摄氏二十五度逐渐下降到十度左右；从十月下旬一直到来年三月初，是冬令时期，一般气温在摄氏零下十度至二十度之间。夏季的乌鲁木齐，城郊山区山花烂漫，市区林带郁郁葱葱。冬季虽然是白雪皑皑的银装世界，但那一望无际的辽阔雪原，却呈现着一派豪迈、壮严的雄伟气概。特别是每当乍暖忽寒时，街旁林带满树满枝凝结寒霜，宛若累累银花，千姿百态，别是一番景色。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是这一瑰丽景色的逼真写照。

有人把乌鲁木齐称作“天山脚下的明珠”，这话说得很确切，她确实象一颗璀灿的明珠，呈现在天山北麓的大草原上。市区海拔九百米，东、南两侧为连绵数千里的天山林带所环抱，西、北两侧是辽阔的平原地带，因此，她的地质结构是高山与平原过渡期的冲积层，地下断层较多，地面承压力强，适宜于各种经济建设。南山林带既是丰盛的畜牧业基地，又是游览避暑胜地，有名的甘沟菊花台，白杨沟冰川瀑布，庙儿沟松林涌泉，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所向往的自然名胜。清代诗人洪亮吉在《天山歌》中写道：“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天山之石绿如玉，雪与石光皆染绿。半空石堕冰忽开，对面居然落飞瀑。青松岗头鼠陆梁，一一競欲餐天光。”诗人把天山风光描绘得唯肖唯妙，淋漓尽致。矗立在乌鲁木齐东部的博格达山，更是松柏参天，风光秀丽，特别是在海拔一千八百五十米的高山深处，有一周围长八公里的天池，自古引人入胜。传说天池为西王母举办“蟠桃仙会”的瑶池，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亦曾慕名登山，并在山上招见了中原地区的道教首领邱处机。邱处机的随行弟子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中，对天池风光的描述颇为详尽，他说：“山上高峰如削，松杉密茂，而且还有个海子。海子周围有雪峰，倒影湖中，气势非凡，所以我师父邱处机把它称作天池。”一九七一年，郭沫若同志陪同外宾登山游览，面对天池风光，即景吟诗：“里加游览忆当年，此地风光胜似前，歌舞水边迎贵客，云笺天上待诗篇，一池浓墨盛砚底，万木长毫挺笔端。更喜今晨双豹子，盛筵助兴酒如泉。”

乌鲁木齐北面的准噶尔盆地，尽管它的大部分是沙漠地

带，但是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还有铁、锰、磷、煤、油页岩、石英砂岩、水泥灰岩等几十种矿藏的宝库。就是在沙漠深处，也还生长着花红如火的红柳丛，矫健抗旱的梭梭林，以及沙拐枣、骆驼刺和其它生命力顽强的沙生植物。所有这些，为乌鲁木齐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优美的乌鲁木齐，她象天山苍松那样刚毅，象博格达峰那样雄伟，也象准噶尔盆地那样浩瀚。冬去春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桑沧巨变，但是她终于把自己的绮丽英姿和富饶宝藏，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献给了真正的历史主人——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

盛开民族团结之花的原野

自古以来，乌鲁木齐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现在，乌鲁木齐居住着三十多个兄弟民族。如果说现在的乌鲁木齐是各兄弟民族人民和睦团聚的大家庭，那么，古代的乌鲁木齐则是盛开民族团结之花的原野。

远在西汉时期，人们就把我国西域地区的各兄弟民族部落称作“西域三十六国”。那时候，有许多民族部落牧居在天山北路。其中在乌鲁木齐和乌鲁木齐近区周围所牧居的兄弟民族部落，有以乾当谷为基地的卑陆，以单桓城为基地的单桓，以内咄谷为基地的郁立师，以于娄谷为基地的乌贪訾离。在远区周围还有以务涂谷（今吉木萨地区）为基地的车师后部，以番渠谷（今昌吉地区）为基地的卑陆后国，以丹渠后（今昌吉县北）为基地的劫国，以兑虚谷（今呼图壁地区）为基地的东且弥，以于大谷（今呼图壁县西）为基地的西且弥。再远一些，还有以今巴里坤草原为基地蒲类，以今伊犁河谷为基地的乌孙。所有这些兄弟部落民族，当时都受匈奴奴隶主集团的侵扰，所以他们把当时的汉朝政府看作是抗强扶弱的屏障。公元前六八年（汉宣帝地节二年），西汉政府派侍郎郑吉屯田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公元七四年（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东汉政府又派戊校尉耿恭屯田金满（今吉木萨地区），尽管他们的屯田驻地都不在现在的乌鲁

木齐，但是他们却是这个地区各部落民族邻近的维护者。特别是积极支持耿恭在金满屯田戍卫的车师后部，在当时的山北各部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车师后部王安得的夫人又是汉人后裔，所以由他们播植下的汉民族与地方各部落民族之间的友谊种子，为后来各民族的友爱团结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事业开花结果。公元一二三年（汉安帝延光二年），班超的儿子班勇任西域长史以来，曾多次到山北各部视察，由于山北各部人民的积极支持，东汉政府终于开辟了“丝绸之路”新北道。新北道西出玉门直到现在的哈密，由哈密西行，到达木垒、奇台、吉木萨、乌鲁木齐、渡过玛纳斯河，进入乌孙牧地，然后经伊犁河谷到达我国西陲重镇赤谷（今苏联依什提克）。“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辟，不但为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强了山北各部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密切联系。

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天山南北各部与我国中原地区的联系与日俱增。公元六一一年，隋朝政府派吏部侍郎裴矩进行西域“互市”活动，据《西域图志》记载：“裴矩与西域诸国互市，凡四十四国，分三道……北道赴伊吾（今哈密），经蒲类（今巴里坤）达铁勒突厥可汗庭（今乌鲁木齐一带）”。这次“互市”活动，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输入我国西域地区，特别是山北各地。唐朝政府建立后，由于国内的统一和安定，给我国西域地区带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北庭（今吉木萨地区）大都护府的建立，把天山以东、以北的广大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因而山北各部人民对我国中原地区十分向往。曾经牧居在乌鲁木齐大草原上的铁勒部落首领契苾何力、西突厥

部落首领阿史那舍尔都是唐朝政府授封的大将军，他们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立过不朽的历史功勋，他们逝世后，唐朝政府把他们的遗体分别葬埋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旁边作为陪冢，并为之树碑立传，表彰功绩。

盛开在乌鲁木齐大草原上的民族团结之花，虽然经受过多次严酷寒霜的袭击，但是它和一切自然规律一样，秋去春来，依然开花结果，新的花朵和果实更加鲜艳和丰硕。这些，将在以后各篇分别叙述。

草原城市的沿革

古代的乌鲁木齐，是一片水草丰富的大牧场，当时的情景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所以后来的准噶尔牧民，把她亲切地称为“乌鲁木齐”，意思是“优美的牧场”。世居在这片原始大草原的牧民，“不建城廓，居无定处，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西域番国志》）。公元一世纪以后，汉朝政府设在西域地区的军政管理机构都护府，就派遣汉族田卒和垦民，来到乌鲁木齐大草原上垦荒务农，开辟了“丝绸之路”新北道。唐朝政府为了促进新北道的繁荣和发展，在公元六四〇年（唐贞观十四年）在乌鲁木齐南面的达坂城地区建立西海县，公元六四八年又在乌鲁木齐东南的平原地区建立轮台县，公元七〇二年，在乌鲁木齐西九家湾地区移民屯田。《新疆图志》上说：“乌鲁木齐向无城。”这是说现在的乌鲁木齐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城市，可是在乌鲁木齐周围，早就有了城，所以《新疆图志》上又说：“旧城周三里……即明故城也。”经过许多专家考证，这座明故城在现市区以西五公里处的九家湾地区，也就是明朝末年厄鲁特部落称作“瓦剌国”的所在地。清朝政府在一七五五年征讨准噶尔叛乱集团的时候，这座故城在战火中烧毁。故城虽然烧毁了，但是那里土地肥沃，草木丰盛，水源充沛，气候又好，所以进驻乌鲁木齐的清兵，就在